
试论日本“总体保守化”的选举制度要因

吕耀东

内容提要：老牌保守党自民党“一党独大”，得益于“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中“小选区”优势的制度保障。近来，自民党在国会大选中实力大增，历史修正主义及修宪意图凸显。社民党等革新政党的议席急剧减少，基本失去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制约力。新型保守政党民主党的政策“自民党化”，公明党的执政党化，加之维新会和次世代党等右翼政党的崛起，日本政坛的“总体保守化”势在必行。从内因来看，日本现行选举制度客观上使得传统革新政党及在野小党弱化，保守政党壮大，日本政党政治生态发生结构性改变，导致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趋于常态化。

关键词：日本政治 总体保守化 选举制度 自民党 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

作者简介：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7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 (2015) 02-0024-20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在国际局势剧变的影响下，日本政党格局的变动体现为传统在野党与执政的保守政党在纵向上的此消彼长和横向上的同向变化。究其变化的内因来说，是通过国会现行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这一选举制度运行来实现和造就的。“2009年和2012年的众议院选举实现的政权更迭，是（保守改革派）日本政治构想的具体落实，且两次选举均以执政党大败而终。”^①但这两次众议院选举实现的新老保守政党轮流执政，恰恰是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现实体现。也就是说，民主党和自民党的政权更迭，是新老保守政党以“保守两党制”的政治实践，昭示了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常态化。特别是社民党等革新政党衰败的不可逆转，表明了日本政党政治生态已发生结构性改变。

^① 建林正彦「政権交代と国会議員の政策選択」、日本選挙学会年報『選挙研究』30巻2号、2014年、19頁。

《特定秘密保护法》、《国民投票法修正案》等重要法案的通过，实际上就是保守政党利用了众议院多数决议这一制度上的优势。

2014年12月日本第47届众议院选举结果，坐实了老牌保守政党的执政地位，执政的自民党获得大胜，最大在野党民主党落败，而代表其他社会各阶层的政党得票锐减，日本政坛呈现保守的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自民、公明两党成功确保联合执政地位，从而为执政党自如地开展国会运作扫除了政治障碍。自民党的2015年运动方针草案强调，“必须重新铭记以修宪为立党方针的保守政党的宗旨”，“继续开展有关活动以增加修宪支持者”。^①尤其是公明党、日本维新会、次世代党、大家党和部分民主党党员大有认同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等政治右倾化倾向，有的甚至谋求进入自民党联合政权。日本政坛的“总体保守化”，引起亚洲各国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而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常态化与日本现行选举制度“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有着直接关联性，是日本政治生态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深层要因。

一 “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推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

日本的选举制度改革历程，就是日本保守政党在国会逐渐强化的政治过程。不论日本保守势力以何种面目和名义进行选举制度改革，势必导致日本保守政党不断壮大、革新政党逐步衰落，形成了保守的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这是由日本的政治体制及政治运作的特性所决定的。^②选举制度改革，事关日本各政党在国会中政治地位及能否获得执政权，保守势力推动“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确立，“本意是力求形成两大政党的竞争机制，但在野党和执政党为了取得或者巩固执政地位，却出现彼此政策理念对立日益减弱的状况”^③。日本部分政党的“自民党化”，进一步推动了日本政坛的“总体保守化”。

^① <http://china.kyodonews.jp/news.jp/news/2015/02/92075.html>.

^② 根据日本现行宪法相关规定及解释，内阁的产生和存在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承认。在国会（选举）中占议席半数以上的政党才有权组阁执政，若众议院选举中未能产生议会多数党，可由议席最多的两个或多个政党联合执政。目前，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依靠众议院多数席位与公明党联合执政，且占据内阁决策的主导地位，并屡屡出台保守主义政策与法案。

^③ 羽原清雅「小選挙区制導入をめぐる政治状況—その決定に『理』は尽くされたか—」、『帝京社会学』第20号、2007年3月、49頁。

(一) 日本政治体制运作中的众参两院选举是政党政治争夺的核心

国会选举体现了日本政党格局中各个政党力量消长的变化,是关系到各个政党生死存亡的关键。因为,国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民选议员组成。而日本的议员的绝大多数又分属于各个政党,无党派的国会议员只占极少数。议员从成为候选人参加竞选到当选,需要政党的支持,而且各个政党都把进入国会作为进入权力中心的唯一渠道。在国会中的议员过半数或相对多数,即可以组织内阁或者联合其他政党组织联合内阁,掌握国家行政大权。所以,任何一个政党都把在国会中拥有议席的多少,看成是一个政党兴衰的标准。^①充分运用选举制度及改革,成为日本政治体制运作中至关重要的成分。

选举制度一般可划分为小选区制、中选区制和大选区制三种类型。也就是说,选区划分因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大体划分为小选区、中选区和大选区进行选举活动。小选区制主要是指在一个选区只选出一名议员的选举制度。这种“单纯多数一次性投票制度,是比较有利于形成两党制的”,且在选举实践过程中无一例外得到证实。^②大选区是指在一个选区选出两人以上议员的选举制度。日本曾采用的“中选区”实为大选区的变种,即将日本全境分成若干个选区,每选区各选出议员3~5人的称为中选区。如何规定和划分选区,即采取大选区制、中选区制还是小选区制,直接关系到各个政党力量的对比、消长和议员的能否当选,所以多年来一直是日本国会争执不休的议题。如今,谋求在现有“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下赢得更多议席是日本政党政治的关键所在。“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这种选举制度,有利于规模较大的政党,并具有刺激政党为夺取政权而尽量扩大规模的激励效应。^③日本保守势力正是凭借在小选区中的优势,谋求确立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推动保守主义政党在国会的主导地位。这在2014年12月的日本第47届众议院选举中得到证实:老牌保守主义政党自民党获得475个众议院议席中的290个议席,民主党73席、维新党41席、公明党35席、共产党21席、无党派人士9席,而社民党、生活党、次世代党仅分别获2席。此次选举结果,意味着执政党可以对在参议院被否决的法案重新表决通过,同时也满足了在众议院提出修宪动议的条件。

^① 参见肖世泽编著:《日本国会》,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年,第108页。

^② Arend Lijphart,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96.

^③ 山本健太郎「1990年代以降の政界再編と政党システムの流動化」、<http://www.nippon.com/ja/features/c00406/>。

（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中“两票制”的主辅特性

现行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又称总选举），采行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并行的选举制度。它是小选区与比例代表选区分别进行投票，再将两者合计得出各党获得的议席数。日本采取在小选区比例基础上进行比例代表选区设置的方式。其中，小选区选举是指在小选区获得有效投票最多的一名候选人当选。比例代表选举是指各个政党把自己的候选人名单，分别申报给各自所在的地区，候选人名单事先排列好顺序，根据得票数获得的比例分配席位。^① 根据日本《公职选举法》等相关法规，“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涉及选区划分和候选人的资格、推荐及确定等方面的内容。从日本众议院选区划分法来说，众议院总席位为480席。在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中，小选区占300席，每个选区只有一个当选名额。同时将全国划分为11个按比例代表制选举的选区，按各政党得票的比例分配这些选区的议员名额合计180人，众议院以小选区选出的议员和比例代表制选出的议员构成。众议院议员定额的480席，从全国都道府县范围内选出。关于候选人资格是这样规定的：凡拥有五名以上的国会议员或在国政选举中得票率达到2%以上的政党，方有资格拥立候选人，在小选区不能达到上述条件的政治团体虽也可以推荐候选人，但要和无党派候选人享受同样待遇。在比例代表选区，各政党要提出排好顺序的候选人名单，候选人达到选区规定数额的五分之一以上，便可正式报名单。

日本现行选举制度对于重复推荐候选人的规定是，只允许政党在小选区和比例代表两个区内重复推荐候选人，且重复推荐的候选人只限于包括该小选区的比例代表选区之内。这就涉及“两票制”投票方式的相关规定。即选民在选举众议院议员时，投票人投两张票，分别给小选区的候选人和比例代表的政党各投一票，一张按小选区投给某个候选人，得票最多的人当选议员，另一张按比例代表制选区投给某个政党，按得票比例确定这个政党在本选区当选议员的人数。选票上分别印着各候选人名和政党名，小选区的一张选票写上候选人的名字，比例代表选区的选票写上政党的名称，划上记号后进行投票。在小选区得票最多的一人当选，但必须获得有效选票总数的六分之一以上；被重复推荐的候选人若同时当选，则以小选区为先；比例代表区以选区为单位提交候选人名簿，并以选区为单位计算选票及确定各党的议席数额，按候选人名簿的顺序决定当选者，将各党在比例代表区中的总得票数按多少

^① 参见宋长军：《日本国宪法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第174页。

排序并进行议席分配。重复推荐的候选人若在小选区落选但得票率较高,可在比例代表区不受名簿顺序限制,排在其他得票率低者之前当选。^①可以说,“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确立的本意,在于实现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但在小选区制度下,当选民倒向两大政党中的一方时,就会对所有小选区产生影响,从而推动该政党获得大胜。^②而比例代表区的选票充其量是为小党而设,保持所谓民主主义的“政治公平”而已。日本国会的选举过程也充分证明,“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中“两票制”的主辅特性及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 日本保守势力以选举制度改革谋求国会中优势地位由来已久

日本众议院的选举制度最终采用现行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经过了复杂的变迁和历程。最初日本的选举制度是根据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的,日本众议院的选举制度采用小选区制,即选举是以一定区域为单位进行的,一个选区选一名议员。1900年修改选举法时改为大选区制,以府、县为单位设立选区,每个选区可选出十几名议员;1919年改回小选区制;1925年又放弃小选区制,改为中选区制。^③1934年修改后的选举法明显增加了限制性条款。随着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帝国议会名存实亡,选举制度面临最严峻的考验。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指令下,日本政府进行了“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包括选举制度的改革。日本政府及众议院于1945年制定了《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修改纲领》,日本国会在1946年4月10日举行了战后首次大选。当时采取的“大选区制”,原则上以行政区划的都、道、府、县划分选区,全国划分了54个选区,根据地域和人口的比例,候选人在各选区分配的名额从2名到14名不等。由于参加这次选举的政党众多,结果造成议员分布过于分散,得票最多的自由党也仅获140票。为此,议会中的保守力量促使议会根据日本新宪法在1947年3月通过了选举修正法案,并将选区划分由大选区改为中选区。全国划分为117个选区,各区候选人3~5名不等,共466个议席。1950年日本政府和众议院根据新宪法制定并通过了《公职选举法》。

^① 这种名单式比例代表制,是指各政党分别对属于该政党的候选人编制附有顺序的名单,选举人对这个名单进行投票的制度。

^② 白石隆「衆院選・国民の選択と安倍新政権への期待」、<http://www.nippon.com/ja/editor/f00015/>。

^③ 参见刘江永主编:《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年,第71页。

随着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国会围绕选区的变化规定、选举政治资金限制等问题进行了多次法律修订。日本在冷战时期实行的中选区制,是把全国分为130个众议员选区,每个选区产生的议员1~6名不等,其中绝大多数的选区产生3~5名议员。日本的中选区制采取的是少数代表制,又叫大选区单记制,选举人在选票上只能写候选人中一人的姓名。投票的计算方法是,取得有效票数最多的若干人当选。也就是说,当选人不是按绝对多数(获半数以上的票),而是按相对多数当选。由于在选举实践活动中相对多数票的票数可能很少,从而失去选举代表的意义,所以有关法律针对此规定了当选代表的最低得票数是选区四分之一的有效票数除以应选人数所得的商数。冷战时期日本实行的中选区制使少数派的代表也有可能当选,这就限制了日本第一大保守党自民党取得众议院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的可能性,因而,日本战后长期处于“准一党制”与小党林立并存的局面。^①当然,这是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在日本政党政治中形成保革对峙局面的缩影,也是保守势力所谓日本政党政治“竞争性下降”的选举制度原因。

为了改变战后体制对于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束缚,铲除社会党、共产党等革新政党的一极势力,进一步巩固保守派政权,执政的自民党及其“政治改革委员会”于1990年4月向海部俊树首相提交了涉及选区制度改革的相关报告。该报告认为,实施中选区制容易产生一个大政党在同一选区推举复数候选人,势必将选举变成个人之争,淡化政党之争和政策论争的色彩;在中选区制下,各政党的势力和地盘几乎固定不变,导致政权不能交替,政治上的紧张关系松弛下来,容易引发政治腐败。这些多年的积弊,单靠对原有制度的操作,已无法克服,非进行选举制度上的治本改革不可。该报告申述了小选区制、比例区制的利弊,认为小选区制能敏锐反映选民对政权的选择,政权交替的可能性大,且一旦成立,其基础也稳固,但有不易反映少数意见的弊病;比例区制能如实地反映民意,但促成小党林立,政权不易稳固;因而报告建议实行小选区制与比例区制“并立式”方案。^②因为,从民意的集约、决策与责任归属的明确化、政权交替的可能性以及兼顾少数意见等各种

^① 参见顾小存:《日本众议院的新选区划分法及其对日本政局的影响》,《国际社会与经济》1995年第11期。

^② 参见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74~175页。

因素全面衡量,在日本实行“并立式”^①是适当的。该报告极力主张实行小选区与比例选区相互结合的“并立制”,即小选区与比例选区按6:4的比例,在全国设立300个小选区,选出300名众议院议员,在全国划分11个大区,按比例代表制选出200名众议院议员。投票方式也由“一人一票制”,改为一人“两票制”,即选民给小选区的一个候选人和比例选区的一个政党各投一票。1993年9月17日,以日本新党领袖细川护熙为首相的八党联合政权向第128届国会提交《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政党助成法案》以及《众议院议员选区划分审议会设置法案》等有关政治改革的四个法案,并获得通过。这些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向“政策和政党本位”选举制度的转换,日本保守势力追求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正式确立。

可以说,日本保守势力的激进派筹划变革选举制度所追求的“两大政党制”,不是维持“保革对峙”态势,而是要构建“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②这是与保守主义政党自身利益和战略理念相一致的。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的考虑,主要是为了维持自民党“一党独大”政党政治格局的长期稳定性,以及减轻自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公开化和激烈化,集中自民党党内精力摆脱战后体制,削弱社会党和共产党等革新政党对自民党及其保守主义政策的抑制。

二 众议院选举案例证实日本保守势力的结构性强化

近年来,从以“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进行的国会选举来看,其结果是彻底改变了日本原有的“保守与革新”政党政治格局,推动了国会内各个政治势力的不断分化组合,政党政治趋向于“自民党化”,从政治体制上加大了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力度。日本媒体评论“是继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之后的第三次革命”^③。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在自民党“一党优位”向“政策、政党本位”转换的口号下,却表现为革新势力式微、保守势力全面主

^① 小选区制与比例区制相结合的方式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把小选区制和比例区制分开,实行双轨制的“并立式”;另一种是“并用式”,即按各党的总得票率分配全部席位,各党除掉小选区当选者后再确定比例代表的名单。一般说来,前一种倾向于小选区制,有利于大政党,而后一种倾向于比例区制,对小政党有利。

^② 上臈博之「『政治改革』20年 日本政治に何をもちたのか」、「前衛」2015年4月号、No. 920、22頁。

^③ 『読売新聞』1996年10月21日。

导日本政党政治的态势。本文选取 1996 年第 41 届和 2014 年第 47 届众议院议员选举结果作比较分析。

(一) 第 41 届众议院选举显现出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席位的“相对落差”

根据日本 1996 年修改后的选举制度及相关规则,日本众议院议员为 500 人,参议院议员为 252 人,采取“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进行各党派议员的选举,即一个选区选出一名议员的制度,和将全国按照地区划分为 11 个选区,根据各个政党的得票率分配议席的比例代表制。1996 年 10 月 20 日,日本国会进行了第 41 届众议院议员选举。这是 1994 年日本国会通过关于众议院议员选举实行《公职选举法修正案》以后,首次以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进行的选举。

此次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选举的结果表明,各党的得票率与议席率的不平衡表明该制度对大党(保守的自民党)有利,而不利于小党(社民党和共产党等革新党)。自民党等大党从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中得到了“小选举区”优势。第一大党自民党在小选区的得票率为 38.63%,议席率为 56.3%。第二大保守政党新进党在小选区的得票率为 27.97%,议席率为 32%,在小选区议席率明显高于得票率。两大保守政党的议席共为 265 席,占众议院议员法定人数的半数以上。而反观共产党,其得票率为 12.55%,议席率为 0.7%,议席率明显低于得票率,在小选区的议席仅得 2 席。因得票率与议席率的计算方法采取议席率为得票率三次方的“三乘法则”,因而少数党的得票率和议席率与多数党的得票率和议席率之间的差距加大。^①在比例选区,由于被 11 个选区分割,情形也对大政党有利。自民党得票率 32.76%,议席率 35%;新进党得票率 28.04%,议席率 30%;民主党得票率 16.1%,议席率 17.5%;共产党得票率 13.08%,议席率 12%;社民党得票率 6.38%,议席率 5.5%。结果是,在 500 个法定议席里,自民党占了 239 席,近半数。(参见表 1)。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小选区的议席超过了半数,获 169 席,但比例代表选区获 70 席;第二大保守政党新进党在小选区获 96 席,比例代表选区获 60 席;小选区所获议席平均高于比例代表选区所获议席。成立不久的新型保守政党民主党维持选举前的 52 席;传统革新政党社民党(民主党)议席锐减,在众议院的势力民主党由原有的 70 席减少到 15 席;共产党

^① 参见宋长军:《新选举制度与日本政治改革》,《当代亚太》2000 年第 3 期。

表1 日本国会第41届众议院总选举各党派席位及得票数状况(1996年10月20日)

政党	小选区			比例代表			合计	
	得票率%	议席	议席率%	得票率%	议席	议席率%	议席	议席率%
自由民主党	38.63	169	56.3	32.76	70	35.0	239	47.8
社会民主党	2.19	4	1.3	6.38	11	5.5	15	3.0
先驱新党	1.29	2	0.7	1.05	0	0.0	2	0.4
执政党小计	42.11	175	58.3	40.19	81	40.5	256	51.2
新进党	27.97	96	32.0	28.04	60	30.0	156	31.2
民主党	10.62	17	5.7	16.10	35	17.5	52	10.4
日本共产党	12.55	2	0.7	13.08	24	12.0	26	5.2
民主改革联合	0.26	1	0.3	0.03	0	0.0	1	0.2
诸派	2.04	0	0.0	2.55	0	0.0	0	0.0
无党派	4.44	9	3.0	-	-	-	9	1.8
在野党小计	57.89	125	41.7	59.81	119	59.5	244	48.8
合计	100.00	300	100.0	100.00	200	100.0	500	100.0

资料来源:総務省統計局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stat.go.jp/data/chouki/27.htm>。

胜出11席,但也改变不了日本革新政党衰落的局面。值得关注的是,表1中呈现出这样一个现象,即作为传统革新政党的社民党和共产党在小选区所获议席与比例代表选区所获议席的比例悬殊。社民党和共产党在比例代表选区所获议席分别为11席和24席,而在小选区所获议席则分别为4席和2席。这样看来,自民党从1993年黯然下台到1996年众议院选举获得多数重新执掌联合政府,实现了“保守回归”,其关键原因在于小选区制的实现,使得日本国会内革新势力与保守势力此消彼长,导致“保守与革新”政党政治格局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二) 第47届众议院选举凸显出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席位的“绝对落差”

2014年12月14日举行的第47届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仍然依照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改选了众议院全部475个议席。由于选区区界的重新划分,

小选区由上届的 300 个减少 5 个至本届的 295 个（“0 增 5 减”）。^① 因此，总议席也由 480 个减少 5 个至 475 个。其中，自民党和公明党在本次众议院选举中共获得 325 个议席，议席率是日本历次众议院选举中执政党所获议席的最高比例。（参见表 2）两党所占议席比例超过三分之二，特别是保守政党自民党稳定多数的议席，对于安倍内阁在国会通过相关法案将十分有利，也进一步提速了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进程。

表 2 日本国会第 47 届众议院议员选举席位状况（2014 年 12 月 14 日）

党派	小选区			比例代表			合计		公示前	议席增减 (+/-)
	得票率%	议席	议席率%	得票率%	议席	议席率%	议席	议席率%		
自由民主党	48.10	223	75.59	33.11	68	37.78	291	61.26	295	-4
公明党	1.45	9	3.05	13.71	26	14.44	35	7.37	31	+4
执政党小计	49.54	232	78.64	46.82	94	52.22	326	68.63	326	±0
民主党	22.51	38	12.88	18.33	35	19.44	73	15.37	63	+10
维新党	8.16	11	3.73	15.72	30	16.67	41	8.63	42	-1
次世代党	1.79	2	0.68	2.65	0	0.00	2	0.42	19	-17
日本共产党	13.30	1	0.34	11.37	20	11.11	21	4.42	8	+13
生活党	0.97	2	0.68	1.93	0	0.00	2	0.42	5	-3
社会民主党	0.79	1	0.34	2.46	1	0.56	2	0.42	2	±0
无所属	2.85	8	2.71	-	-	-	8	1.68	15	-7
在野党、无所属小计	50.46	63	21.36	53.18	86	47.78	149	31.37	154	-5
合计	100.00	295	100.00	100.00	180	100.00	475	100.00	480	-5

资料来源：総務省自治行政局選挙部『衆議院議員総選挙・最高裁判所、裁判官国民審査結果』、2014 年 12 月 19 日、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328867.pdf。

第 47 届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依然采取“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但与第 41 届众议院议员选举已不能同日而语，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的议席数形成

① 2013 年夏季，由于“一票的差距”问题，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史上首次被地方法院判定违宪和无效。执政党内有人认为应该趁机解散众议院，举行众参两院同日选举。但构思没有进行，后来也通过了小选区的“0 增 5 减”方案，最高法院也没有判决上届选举无效。参见：塩田潮「『0 增 5 减』法案可決で踏み切れるか衆参同日選挙」、<http://toyokeizai.net/articles/-/13742>。

巨大差距。此次选举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各党的得票率与议席率的不平衡更明示了“小选区”制度对大党有利,而不利于小党。在小选区,自民党得票率为48.10%,议席率75.59%;而民主党得票率22.51%,议席率12.88%;维新党得票率8.16%,议席率3.73%;公明党得票率1.45%,议席率3.05%;共产党得票率13.30%,议席率0.34%;社民党得票率0.79%,议席率0.34%;生活党得票率0.97%,议席率0.68%。由此进一步表明,少数党的得票率和议席率与多数党的得票率和议席率之间的差距加大,尤其是自民党和共产党、社民党的差距明显。在11个比例选区的选情也显示对大政党有利。此次选举结果是在475个法定议席里,自民党获得291个议席。

第47届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中各党得票率与议席率不平衡的选举结果再次表明,经过六届众议院选举的“时间差”,自民党从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中的小选区获得的优势不断扩大。第一大党自民党得票率为48.10%,议席率为75.59%,议席率明显高于得票率。而反观作为传统革新政党的日本共产党,其得票率为13.30%,议席率为0.34%,议席率明显低于得票率,显然1996年第41届与2014年第47届众议院议员选举结果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充分表明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对大党有利,对小党不利。换个说法就是,新选举制度更有利于保守政党,而不利于革新政党,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实行,是“保守回归”的制度性原因。

从表2中可以看出,第一大党自民党小选区的议席超过了半数许多,获223席,但比例代表选区获68席;自民党在小选区所获议席远远高于比例代表选区所获议席。新型保守政党民主党在小选区获73席,保持第二大政党地位;成立不久的右翼政党维新党维持选举前的41席;日渐式微的社民党议席大为减少,在众议院的势力仅保持2席;共产党胜出13席,从原有的8席上升到21席,成为日本第五大党。但是,我们可以从表2中再次发现,维新党、公明党和共产党在小选区所获议席与比例代表选区所获议席的比例悬殊。维新党、公明党和共产党在比例代表选区所获议席分别为30席、26席和22席,而在小选区所获议席分别为11席、9席和1席。这就进一步说明,自民党在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再次执政,仍然源于小选区的大获全胜。这样无疑巩固了自民党“一党独大”地位,推动了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进程。

(三) 众议院选举证实小选区制有利于“保守两党制”构想

从1996年第41届众议院议员选举与2014年第47届众议院议员选举结果

的比较分析来看,恰好证明了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关于“为什么小选区制好”中的预言。小泽在书中指出:“我以前就主张引入小选区制。在这种制度中,每个选区只能有一人当选,无论得票怎样势均力敌,只要多一票就获得议席,少一票就得不到议席。现在尚无这样明确反映多数表决原理的选举制度。还有,各个政党当然不再需要从自己党推荐的几个候选人中作协调工作。因此,选举战就是在各个政党的候选人之间进行,成为各政党在政策方面的竞争。这样的选举战理应是最理想的。”“在小选区制中,知道选举得票数,也就能知道议席数。所以议席数敏感地反映支持率的变化,政权交替这一点就容易进行。日本政治存在很多问题,若导入小选区制似乎能够予以解决。”小泽一郎表明引入小选区制可以利用大党的优势“反映多数表决原理的选举制度”,使保守政党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为保守主义政策的优势。这样就为实现“保守两党制”打下制度方面的基础,也能为适应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创造有利的国内政治环境,“更进一步讲,如果选民是均质的,思想上的差别不大,那么根据竞争原理,选举就成为围绕具体的政策而分成两大阵营的论争,这样的结果,很容易确立与国家基本理念相同的两大政党制”^①。

小泽一郎还在《日本改造计划》中对不利于“保守两党制”实现的比例代表制提出消极的看法。他认为:“阻碍政治活力的要因是,过分强调比例代表制的原理。比例代表制的原理是,少数人的发言也能得到保证,以至把待少数人同意然后作出政策决定视为合乎情理。在民主主义中,尊重少数人是极其重要的。可是,这在日本的‘协商政治结构’中被过分宣扬,成为实质上的全会保持一致,成了没有全体成员赞成就不能决定的体制。结果,因作决定花费太多的时间,并且,即使要领先超前做什么,但由于维持现状的压力很强大,也不能实现。为了恢复政治的领导作用和活力,必须将多数决定的原理提到前面。”小泽一郎认为,这样的“民主主义”严重地阻碍了日本政治的活力,必须尽快结束这种束缚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1955年体制”,进行选举制度改革,“改革的目的是恢复政治的活力”。^②

在分析了阻碍政治活力的各种原因后,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最终将政治改革定位于选举制度的改变,那就是引入“小选区制”。他认为:

① 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68頁、69頁。

② 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計画』、68頁。

“引进小选区制的时候，为了避免激烈变化，弥补小选区制的缺点，可以考虑加进比例代表制的要素，采用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如果要下定决心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革的话，最好引进单一的小选区制。重要的是改革的基本方向。关于具体的方案，应从尽可能多的人能理解的愿望出发，要有调整的余地。但是，对于在比例代表制中‘并用’小选区制的方案是一定不能赞成的。因为，无论如何，那个方案基本上是比例代表制，原样引用现行比例代表制的中选区制的原理。从道理上说，比例代表制在政党势力中直观地反映社会的状况，但事实恰恰相反，政党得到提议权，有力地统一社会这一点是很弱的。”^①小泽一郎认为，实现单纯的小选区制才能真正确立日本政治改革的方向，避免因实行比例代表制的中选区制带来对“有力地统一社会”的牵制作用。只有在弥补小选区制的缺点的时候，才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小泽一郎这样竭力赞成实行小选区制而反对比例代表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小选区制是建立“保守两党制”的体制保证。

即使在“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确立后，小泽一郎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仍然力求削减众议院比例代表制名额，谋求彻底削弱社民党和共产党等革新政党的议席数，为在国会通过修宪法案，实现其“正常国家论”战略构想铺路。1998年12月，以小泽一郎为首的自由党在和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之前，曾经就改革选举制度达成协议，计划修改现行《公职选举法》，把众议院选举的比例代表制名额削减50名。之后的自民党一直主张削减比例代表席位，而在野党则主张削减小选区席位。从长期来看，由于小选区制与比例代表制的相互作用，会缩小两大政党的议席率差距，“且由于小选区制规模较大，整个制度将会向两党制方向倾斜，因而比例代表制选举也会出现两党化发展的倾向”^②。

在构建“保守两党制”的口号下，无论是当年的小泽一郎，还是今天的安倍晋三，均极力推行削减众议院比例代表制名额的改革理念，主要目的是为了削弱在野革新小党的势力，加强保守政党对政权的控制能力，促进日本政党政治的结构性改变，推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从2014年众议院选举的结果看，根据政党得票比例的比例代表选区当选的议员人数相对数最多的是日本共产党，之后依次是公明党和维新党。若削减比例代

^① 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計画』、70頁、71頁。

^② 周杰：《新选举制度对日本政党体制的影响》，《日本学刊》2009年第4期。

表制名额的话，对自民党控制众议院的多数议席显然十分有利。老牌保守派自民党的议员一般在各自的选区都拥有比较坚实的选举地盘，在小选区当选的可能性大，但在比例代表选区中得票数量并不多。所以，从自民党作为第一大政党的角度来看，进一步削减众议院的比例代表名额对自民党执政极为有利。

总的来说，现行选举制度对选举过程的影响表现为，进一步削弱中小政党的力量，进一步增进选民对政治的不关心意识。^①这完全符合日本保守改革派力求选举制度改革初衷及愿望。概括起来看，小泽一郎及后来的安倍晋三等保守派政治家积极主张改革选举制度的真正目的，是壮大保守主义政党的势力，削弱共产党和社民党等革新政党在国会的影响力，为推行保守主义政策主张和实现“正常国家论”所及的政治军事大国战略构想铺平道路。

三 新选举制度确立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常态化趋向

选举制度直接涉及各党在选举中的处境，大党希望完全实行小选区制，而在野小党则希望增加比例代表制的“权重”，以保证本党在选举中不被大党挤垮。但是，“小选区比例代表制并立制”是一种对大党相对有利的折中方式。引入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后，日本的选举制度比过去更加接近于小选区制。当各党之间以权力为中心争夺政局主导权的时候，其结果必然会在小选区形成两大政党势力对峙、竞争局面。近年来日本国会选举结果表明，自民、民主两党占据了众议院参议院的多数议席，促进了两大政党制的发展。从此以后，形成了作为主要政党的自民党和民主党这两大政党展开竞争的局面。^②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样的“竞争性”使自民、民主两大政党竞相出台保守主义政策，导致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加剧。

（一）日本保守势力改革选举制度是力图构建“保守两党制”政治体制

日本现行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中的“小选区制”，是基于日本保守势力力图实现“保守两党制”的政治构想而确立的。所谓“保守两党

① 参见王新生：《现代日本政治》，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② 竹中治坚「日本の議院内閣制と安倍内閣の行方：ウェストミンスター化を阻む『壁』」、
<http://www.nippon.com/ja/in-depth/a02301/>。

制”，就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两个势均力敌的政党“互相对峙”，通过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的胜利而轮流上台执政的政治制度。通常是在定期举行的选举中两党进行争夺，控制了议会多数席位或者赢得了总统（或首相）职位的政党，便可依法组织政府，行使国家权力，被称为执政党；在选举中失败的政党则称为反对党、在野党或非执政党。^① 小泽一郎曾在《日本改造计划》中主张建立两党制，即代表着资产阶级不同集团利益的两大政党，通过竞争而轮流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制度，而非“1955年体制”下保守与革新两种不同性质政党的“两党对峙”局面。这样的政党制度，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统治地位服务的“保守两党制”。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建立所谓‘1955年体制’以来，一直由自民党单独执政的日本，许多人仍在追求着两大政党制和以此为基础的多数派一党内阁之间交替执政这个至今未能实现的‘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的理想形式。持这样观点的人大多相信英国式的小选区制能使两大政党制得到保障，并坚信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都在实行着这一制度。”^② 据此，早在1956年自民党鸠山一郎内阁时期，为了实现修改和平宪法的目的，就曾力图推行小选区制度，但并不顺利。^③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日本国内牵制自民党的社会党等革新势力的力量日益衰弱，在日本国内主张效法欧美国家实行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的呼声骤起。这一主张也得到了自民党内激进势力和日本财界的支持，希望通过政治改革，“在自民党洗心革面的基础上，谋求构建保守两党制”^④。1993年初，日本财界正式表态，要求重组政界，建成欧美式的两大政党制，进行相互竞争，轮流执政。财界的这一动向，对推动建立“保守两党制”起到了催化的作用。^⑤ 这也使得日本保守势力将“保守两党制”构想付诸实践得到了“靠山”的承诺及保障。

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倡导者小泽一郎率先力主确立“小选区制”以实现

① 参见王松、王邦佐主编：《政治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② 山口定：《政治体制》，韩铁英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171页。

③ 后藤田正晴：《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王振宇、王大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④ 上脇博之「『政治改革』20年日本政治に何をもちたのか」、『前衛』2015年4月号、No.920、22頁。

⑤ 参见梁云祥、应霄燕：《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1页。

“保守两党制”的政治构想。^①他在《日本改造计划》一书的“为什么小选区制好”中指出，“为了适应激变的世界，重新构建日本和平与繁荣的基础，一定要从根本上改变日本政治的现状，陈旧的政治结构破坏得越彻底越好”。他认为，要改变战后保守与革新对峙的“1955年体制”，实现“保守两党制”，“只能是‘选举制度、政治资金制度、防止政治腐败的制度’的‘三位一体’的改革”。而且，“这种改革的中心是选举制度的改革”。^②小泽一郎之所以这样说，既有其自身的目的，但也是对当时日本政党政治现实的一个比较客观的反映。想通过选举制度的改革，促进日本建立英美式的两党制，形成有活力的竞争性政党政治，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那么，小泽设想的政治制度是怎样的呢？“他自己有很直接的回答：‘以（所谓的小选区的）政治改革……尝试建立两大政党体制……’，而且‘其中必须确立较为强有力的领导者。’”因为，“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受到了外来压力。认识到外来压力的严厉，并希望确立一种具有对外来压力有效地作出反应和处理机能的政治制度，是小泽政治改革主张的最根本的底蕴”。^③在小泽一郎看来，“现在，世界的倾向是领导者的发言越来越重要。因为在现代世界政治中，领导者的人格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政治改革的主要课题之一就是建立新体制，即首相名副其实主政，并且领导政治”。^④小泽一郎试图实现“保守两党制”的政治理想，就是塑造保守派政治强人，力求将保守主义政党的理念转变成日本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具体政策加以实施。

（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事实上是有利于保守派大党的选制

“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已经影响到日本政党格局的变动，日本各个政党在众议院选举的胜负及存亡也显露出来。尤其是选举制度中的选区划分影响至今。“这里所说的选区划分不仅是区划大小的问题，而是与投票方法相结合的广义选区制的问题。如采取比例代表制则选区的规模大，采取小选区制则选区的规模小，如何划分选区不仅是技术问题，也牵扯到政治问题。因为在日本通常是使选区的划分尽量有利于某特定政党和个人。”^⑤

① 后藤田正晴：《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第98页。

② 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計画』、66頁。

③ 浅井基文：《日本新保守主义》，刘建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69~170页。

④ 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計画』、50頁、45頁。

⑤ 宋长军：《日本国宪法研究》，第186页。

从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以来，日本国会众议院的选举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谋求“保守两党制”构想的过程中，表现出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态势。

从选举制度对日本各政党的影响上看，小选区制明显不利于小党的发展，而对选举时人多势众的大党有利。这是由小选区制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小选区最终选出的议员定额是一人，各党均集中支持本党推举的一个候选人，所以一般不存在同一政党内部同室操戈，可实现“以政党为本位”的选举，对于消除派系矛盾实现“举党一致”的选举有利，也有利于促进政权交替。但与此同时，各党之间的竞争与较量将十分激烈。如果有较多小党参加竞选，小政党的候选人难以当选。

为了弥补小选区制利于大党不利于小党的发展的不足，辅以“比例代表制”体现民主、公平与公正。比例代表制的特点是选民对政党投票，按各政党得票比例分配议席，有利于组织严密的政党和少数派政党参政，可以反映少数选民的民意。这种制度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选民对各个政党及其政策的支持程度，可以全面反映民意，也可实现“以政党为本位”的选举。但是，日本现行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本质也是小选区制，因为小选区部分占五分之三，即在众议院法定议员总数475人中占了295人，所以小选区制的特征极为明显。客观上小选区制也完全实现了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占统治地位的效果。另外，比例代表部分的180人被11个选区所分割，比例代表制的特征被淡化，社民党和共产党的议席相对下降，丧失了比例代表制的意义。同时，因为重复候选人制度等因素的制约，所谓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就成为以小选区为核心的制度。^①

整体上来说，“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对大党有利，而小党单独推荐的候选人难以取胜，政策趋同的政党联合推荐的候选人才有希望当选。因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规定，每个小选区只能选出一名众议员，谁得票多谁当选。而在比例代表选区得票不足2%的政党得不到议席。这样就可能导致影响力小的小党被挤出国会。要在小选区与大党候选人抗衡，各小党之间只有不断调整关系，联合组建新的大党共同推举候选人，才能不被挤出国会，这时各党之间政策趋同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加之在选民投票方式上采取就候选人及其所属政党各投一票的“两票制”，议员候选人不仅代表本人还代表

^① 参见宋长军：《新选举制度与日本政治改革》，《当代亚太》2000年第3期。

自己所属政党，使个人形象和政党政策主张都变得十分重要。

（三）现行选举制度导致革新政党丧失对自民党保守主义政策的牵制力

长期以来，自民党执着于导入小选区制或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其目的是想以此维持稳定的长期执政地位，这是可以理解的政党政治的本质。^① 历史事实证明，“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确立后，日本政党格局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譬如，社会党为了进入联合政府和获得执政地位，不惜分裂并放弃原有的革新主义政策；新生党、民社党、日本新党与自由党等联合组建新进党，共同推举候选人，在小选区与自民党候选人相抗衡。这样一来，保守的自民党面对的主要对手已经不再是社会党、共产党等原革新势力了，而是政策趋同于自民党的新保守主义政党。正如小泽一郎曾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幻想破灭的今日，在英国，工党获得政权的可能性也已经没有了。但是，改革选举制度本身是目的吗？”^② 言下之意，是日本社会党及共产党等革新政党已无存在的必要，而应该通过“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确立日本保守势力期待的“两大保守政党体制”。

正因为日本众议院的选举制度一方面以小选区为中心，另一方面在比例区的划分上也采用片区制，无论哪个方面都更有利于大政党。^③ 老牌保守的自民党的“一党独大”也就势在必然。正是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确立，使原来的革新政党社会党逐渐走向衰落和分裂，变为一个在议会中无足轻重的小党；而保守的自民党却得益于选举制度的改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保守回归”；从保守的自民党中裂变出来的新保守政党，也因保守主义政策理念的共同性而走向议会内外新的保守派大合流，而保守势力在国会上的政治右倾化“共识”，又成为保守主义政策得以通过的制度性保证。事实证明，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实行，使得日本政坛从制度上走向“总体保守化”。

日本政党政治的现实状况也表明，在2014年12月14日举行的第47届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公明两党获得了325个议席，超过议席总数的三分之二，自民党所获议席数与上届大选持平，表明日本保守势力较过去有增无

^① 羽原清雅「小選挙区制導入をめぐる政治状況—その決定に『理』は尽くされたか—」、『帝京社会学』第20号、2007年3月、33頁。

^② 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計画』、70頁。

^③ 山本健太郎「1990年代以降の政界再編と政党システムの流動化」、<http://www.nippon.com/ja/features/c00406/>。

减。而受到压制的在野党则难掩震惊，面对自民党继续“一党独大”的现实深感无奈。民主党的议席虽然有所增加，但要想通过再次大选重新成为执政党仍然希望渺茫，只能任凭两大政党制渐行渐远。^①尤其是，老牌保守派政党自民党与老牌革新政党社民党（社会党）的议席之差为 289 席，分别为 291 席与 2 席。安倍晋三 2012 年再次上台执政以来，高调复活“首相主导”、“强势首相”做派。^②预计安倍将仰仗连续两届众议院大选取得的压倒性议席数之实力，在未来执政中更加强势推行更多具有“安倍色彩”的保守主义内外政策。

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曾指出：“小选区制是难以反映民意的、非民主的选举制度。可是小选区制对于想要修改和平宪法的势力来说，无疑是合适的。”^③事实上，日本保守势力力求巩固保守政党的绝对优势，消除自民党党内的派系矛盾，巩固本党的执政地位，宣扬“正常国家论”，推行保守主义内外政策，这才是实行小选区制的真实目的。也就是说，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实行，是最终导致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制度性原因。

总之，日本众议院“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确立，导致了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常态化。保守政党自民党在国会的“一党独大”及长期执政，起到了逐渐消融日本各政政策差别的作用，使得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进入质变阶段。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在未动摇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的多数议席数的同时，使得社民党等传统革新政党彻底“边缘化”，议席数急剧减少。日本众议院实现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以来，使得公明党、维新党或加入或寻求与自民党联合执政，民主党等在野党也开始逐渐认同自民党的保守主义政策理念（除日本共产党）。“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从制度上进一步削弱了社民党、共产党等传统革新政党的组织制衡力量，巩固了老牌保守主义政党自民党的执政地位，使得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向常态化的发展方向。

① 共同社 2014 年 12 月 15 日电，<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4/12/88439.html>。

② 高安健将「自民党の組織構造と首相の権力」、日本選挙学会年報「選挙研究」30 卷 2 号、2014 年、44 頁。

③ 本泽二郎：《天皇の官僚：日本右派真相》，雷慧英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83 页。

The Factor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in Japanese Overall Conservatism

Lyu Yaodong

The dominance of traditional conservative party LDP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advantageous position of the single member electoral districts within the single member electoral districts and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electoral system. The dominance of traditional conservative party LDP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advantageous position of the single member electoral districts within the single member electoral districts and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electoral system. Having gained dominance in the election, LDP accelerates its progress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m and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he seats of socialist party in the Diet have decreased dramatically, which resulted in the weakness of leftist revolutionary parties to counter the rise of political conservatism.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trend of political conservatism reflected by the growing similarity of DPJ policy with that of LDP, the strengthening ruling party position of Komeito Party and the rise of rightist parties such as Japan Restoration Party and Party for Next Generations. The electoral system is the cause of the growth of power of conservative parties and the weakening of leftist revolutionary parties and opposition parties, changing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making dominance of political conservatism in Japan a constant phenomenon.

日本「総保守化」の選挙制度の要因についての試論

呂 耀东

老舗保守政党自民党の「一党優位」体制は「小選挙区比例代表並立制」のうち、「小選挙区」の優勢によって制度的な保障を与えられている。近來、自民党は国政選挙によってその勢力を大幅に伸ばし、歴史修正主義及び憲法改正の意図を顕在化させた。社民党などの革新政党はその議席を急減に減らし、日本政治右傾化への抑制力をほとんど失っている。新型保守政党民主党の政策「自民党化」、公明党の与党化、また日本維新の会と次世代の党などの右翼政党の登場によって、日本政界の「総保守化」傾向はまさに止めることのできない趨勢となっている。内因から見ると、日本の現行の選挙制度は伝統的革新政党及び小規模野党を弱体化させ、保守政党を成長させ、日本の政党政治のありかたに構造的な変化をもたらし、日本の政界の「総保守化」の常態化をもたらしている。

(责任编辑: 林昶)